

## 第一章

「本屆第一名的是……良木祺！」

在評審宣佈得獎者姓名的瞬間，全場爆起掌聲，一道瘦小的身影走向舞台中央，接過獎牌高舉，笑吟吟的接受眾人的喝采。

光是這個片段元崇斌都不知重播幾次了。

他記得三年前第一次見到良木祺時，看對方一頭微鬆的短髮，長得秀氣秀氣的，也不太跟人講話，安安靜靜，感覺放在人群中會輕易被淹沒，一點也不像什麼厲害的甜點師。

誰知道，良木祺一接觸甜點烘焙就像是變了一個人，專注且散發光芒。

那一次評審宣佈名次時，個子明明很矮的良木祺站在領獎的台階上硬是高了他一顆頭，而後的第二年、第三年……每次他們都有參加比賽，最後的頒獎畫面像是錄影重播一樣，除了身材變高一些，領獎時良木祺都站在他的身邊，依舊高舉冠軍獎牌笑眯一雙眼。

這樣平凡無奇的少年，自己竟然一次都沒有贏過他，無論是翻糖蛋糕、手工甜點、巧克力工藝，彷彿良木祺是他永遠無法突破的障礙！

影片是去年的比賽畫面，正好播放到記者拍照的環節，他記得當時良木祺抬眸與他對視，看到那晶亮的彎彎眼、甜甜的笑，他怔愣了一瞬，接著別過臉避開。之後他開始研究良木祺的技法，平板電腦輪播的全是良木祺比賽的影片，無論是對方的專注、創意、速度、動作……每一幀畫面都深深的刻在他的腦海裡，幾次甚至夢見跟對方比賽的身影。

助理艾邦熟門熟路地走進設備豪華的廚房，臂上掛了件外套，「總經理，準備就緒，可以出發了。」

元崇斌「嗯」了一聲，目光仍然盯著螢幕。

艾邦看著螢幕中良木祺擠花的巧手，不禁感嘆，「這雙手真嫩白，跟我妹妹一樣。」

元崇斌瞥了他一眼，「你以為一個 Beta 會開心聽到你這麼說嗎？」

這個社會上除了男女，還有第二性別，區分為 Alpha、Beta、Omega，大約在青春期，十八歲之前會分化。

Alpha 跟 Omega 擁有費洛蒙，會散發出只有他們聞得到的氣味，可以透過費洛蒙知道對方的狀態，也會互相影響、互相吸引，且都擁有發情期，Beta 則沒有。

Alpha 被公認為體力智力都最為優越，是社會領導者，Beta 是人數最多的普通人，Omega 則是被認為最為弱小無能，但他們無論男女都能生育。

艾邦歉然一笑，是他比喻有誤，良木祺已經十八歲了，早就過了分化的年紀，能參加官方比賽無疑就是個 Beta，否則自尊心超強的總經理輸給個 Omega，可不單是面子問題了。

「請問，直接去比賽會場嗎？」

「先去總公司一趟。」

「您晚些又要參加八個小時的比賽，還不如在家多睡一……」

「我沒有放鬆的本錢。」元崇斌冷冷瞥向助理，「你知道最可怕的敵人是什麼嗎？」

是比你廢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給你捅婁子。」

艾邦聞言馬上聯想到元二少爺，在心裡哈哈嘲笑了聲，那個傢伙彷彿生下來就是要搞瘋元總的，天生的紈褲子弟，沒本事卻想著獨攬大權，偏偏董事長寵他，他也就繼續有恃無恐的闖禍。

沒想到，元崇斌還有下文，「比你聰明的人，卻比你還要努力。」

隨著話聲，元崇斌的視線又停駐在螢幕上，艾邦看著這幕，心裡的困惑變得更濃。有誰會把對手的影片一再播放，還要定格拆解研究？不知道的人還以為總經理暗戀人家，但這不可能吧，他可是極度驕傲的人。

元崇斌發現艾邦朝屋內觀看，他略微不滿，「看什麼？」

看看也不行……艾邦心裡犯嘀咕，撇撇嘴。「真要說，比大少爺聰明外加努力的人是不多。」任職手冊，記得拍馬屁，年底好加薪。

「你真正的想法是投對胎比較重要吧。」元崇斌冷哼。

不是嗎？艾邦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元崇斌斜睨他一眼，便頭也不回的離開。

「花見」是國內知名的品牌，最初是兼售咖啡茶飲的甜點店，如今已經成為國內連鎖咖啡館龍頭，總部是兩幢氣勢非凡的商業大樓連結在一起，其中一棟共有十七層樓，另一棟則是二十二層樓，從地下室三樓到地上十樓兩棟連通，作為百貨商場，十樓以上除了花見集團總部辦公室，就是出租做辦公用途，而較高的大樓頂樓是董事長元橫澈，也就是元崇斌的父親的私人公寓，但他長年不在國內。目前花見的最高決策者是總經理元崇斌，他與生俱來寒流般的氣場，總是居高臨下的神情配上細長眼，讓很多人一看就怕，避之唯恐不及。

在產品開發部幾個組長戰戰兢兢的恭送下，元崇斌和艾邦從開發部離開，準備巡視行銷部，可踏進行銷部一眼望去整個辦公室空蕩蕩的。

對此艾邦毫不意外，瞄了一眼神色陰沉的元崇斌，會議室就傳來一陣高喊——

「還要下賭注嗎？」

元崇斌帶著艾邦過去，站在玻璃牆外，就見元起煬一腳踩在桌子上，誇張的比手畫腳著。

「我覺得不好說，沒有人永遠冠軍的。」

「所以啦，要再下注的要快！啊，如果他這次拿下冠軍，我，我在胸口寫上五個字——我愛元崇斌！你們說好不好！」元起煬高舉著手大喊。

眾人拍手興奮大笑，有人嗚嗚的歡呼起來。

「還要加碼裸奔！」

「操！你有夠狠的。」

「我賭我賭，他一定跟往常一樣亞軍！」

「我也要！」

「不如，去熱鬧的草原道裸奔如何？」

這句冷冷的提議響起，眾人先是歡呼沸騰，但看清說話的人之後，嚇得紛紛噤聲退到一旁，剩下一個元起煬。

元起煬被走近的他的氣場輾壓，瞬間蔫了一半，原本上揚的嘴角慢慢垂了下來，在嚴厲的目光下，他不得不爬下椅子，低垂眼瞼，心虛的不敢直視對方的眼睛。元崇斌看了一下時間，薄薄的唇瓣微掀，輕描淡寫說道：「艾特助，把在場的人登記一下，業績獎金全部扣百分之二十。」

在場的人嘩然，甚至有人哭了出來，元起煬見狀急忙拉住正要離去的元崇斌。

「怎麼了嗎？」

元起煬硬著頭皮說：「你不能這樣處分，我們只是玩一下而已，罰太重了。」

「起頭的人是你，此刻還想出頭當英雄？」

元起煬咬牙，「扣我薪水吧，他們有些人家境不好，少幾千塊就少很多。」

「所以就理所當然的陪你嬉鬧？」元崇斌冷眼掃了在場所有的人，接著道：「我沒開除就是手下留情了，至於你……」

元起煬嚷嚷起來，「你沒有權力調動我的職位，這是我那去世的媽媽為我留的位置。」

老當益壯的父親外頭還有好幾位小情婦，要是哪天抱個弟弟回來他也不意外，只是他的出現對幼年時的元起煬絕對是個打擊。

父親大概也知道這件事，所以對元起煬寵愛且愧疚，而父親這份心思，讓自己不得不承擔起養育這個巨嬰的責任。

元崇斌暗自深吐一口惡氣，懶得跟他多說一句。

「你也別老是說我，有本事拿個冠軍回來啊！幫花見再提升知名度。」元起煬卻把元崇斌這樣的反應視作退讓，頓時又囂張起來，挑釁道：「要不我們來下個賭注，要是你輸了，除了取消降薪，還要當眾喊出『元起煬你最棒』，如何？」

元崇斌眼底透露出銳利，雖然很討厭元起煬，但不得不說這確實激起了他的勝負慾。

「準備好奇異筆，外頭的草原道會為你留下來。」

元起煬走向他，「我會洗耳恭聽你的稱讚，錄成起床鈴聲也不錯。」

「你不會有這個機會的。」

元崇斌睨視一眼，便帶著從頭到尾在旁邊裝隱形人的艾邦自行離去。

回到車內，元崇斌就拿起平板，將這次的比賽流程在心中模擬一遍，藉此壓抑心中生起的不平。

他被接進元家之後，父親但凡有什麼場合都會帶他在身邊，人人都說父親愛他才會跟他形影不離，可他感受到的不是父愛，而是嚴厲。

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彷彿上司跟下屬，說的永遠都只有經營公司的事情，父親也不管他在商業場合無不無聊，聽不聽得懂——若知道他聽不懂便是嫌棄的樣子。他記得有一次，當時才十歲的元起煬一回家，父親很開心的環抱他，接著送了他稍早經過商場時特意停下挑選的禮物，疼愛地對他噓寒問暖，而他只能站在一旁靜靜看著羨慕著。

別說父親的擁抱了，他連笑臉都沒得到過，偏偏元起煬認為自己光是存在就破壞了他的家庭，是搶走他一切的惡人。

事到如今他也不會去羨慕，去追求那不存在的父愛，他只是覺得想不通這一切局面都是他父親造成的，只針對他的元起煬令人厭煩。

憑什麼上一輩為所欲為造成了惡果，造成了那些恩怨，最後承擔的卻是他？

「總經理，會場再過十分鐘就到了。」艾邦提醒著，今天比賽的會場是在Y百貨的旁邊，目前還不到十點百貨公司還沒有開。

元崇斌淡淡的點頭，拿過一旁的衣袋打開換上，等車開到會場門口，下車的他已穿好一身黑色的甜點廚師服，胸前用金線繡著花朵標誌，隨著陽光照射隱隱泛光，透著尊貴輝煌。

他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寬肩窄腰，結實有型，長腿一邁霸氣又從容，一件平凡的廚師服被他穿得賞心悅目。

後面跟著的另一輛車同時下來幾個助手，他的工具和半成品一同被搬運下車。這次比賽的第一名會直接代表國家參加國際甜點大賽，爭奪世界甜點師傅最高榮譽，所以賽事規定相對嚴格。

比賽項目為綜合，裱花、翻糖、蛋糕、巧克力等等技術都要符合比例規範運用，礙於時間考量允許先製作半成品，在報到的同時交出半成品，接著檢查器具、食材以及確認身分，並簽下切結書，承諾一切符合大會規定，違規者將取消資格，然後等待評審委員審核通過之後才能進入會場，之後就不能擅自離場。

因為審核檢查相當麻煩，報到處前排了兩列人龍，元崇斌一上前排隊，眾人就注意到他，還有他的半成品。

「靠，你看那美人魚造型唯妙唯肖，以他過去習慣肯定會塗上大量金箔，展現有錢人的大手筆。」

這種含著酸意的議論元崇斌很熟悉，根本沒放在心上，只冷眼掃了一下四周，心想良木祺怎麼還沒到？

很快的，前面報到的參賽者陸陸續續進場，輪到他時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他回頭果然見到熟悉的人影，那人左右臂膀都夾了工具，前胸後背都背了大包小包、神情慌慌張張快步走來，可能是怕弄傷半成品，快到目的地時反倒放慢腳步動作格外小心。

元崇斌瞧著良木祺小心翼翼將一個方形，看起來像是水族箱，但看不出所以然的半成品送到另一列隊伍的報到台上。

負責幫元崇斌報到的工作人員見狀，低呼了聲，「咦！真巧，這麼多童話，你們兩人都是選美人魚啊？」

元崇斌不予置評的抿著嘴，側臉倨傲的低頭看向良木祺，良木祺似乎也聽到這句話，目光越過他直接望向他身後巨大的美人魚。

「哇！好強喔。」良木祺忍不住發出讚嘆。

元崇斌嘴角微微上揚，豈料才高興不到三秒鐘，就聽到良木祺小聲問工作人員道：「誰的？」

工作人員不經意抬眼，正好瞥見元崇斌瞬間斂去笑意，細長的眼眸射出冷冽的光。他不禁心想，人就在旁邊，不會自己看？良木祺是神經太粗了，還是故意挑釁手下敗將？甜點圈子也就這麼大，常參加比賽的熟面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元崇斌對上良木祺必敗的事，大家更是一清二楚。

想歸想，卻不妨礙他們辦理入場的速度。

元崇斌盯著身高只有一百七十二公分的良木祺，不知道是不是錯覺，良木祺比上次見面時皮膚更加白皙，尤其他彎著身子，露出一截細白的脖子簽寫切結書時，後頸的完美弧線，緊實的皮膚貼著脊梁骨，像是輕薄的糖衣覆蓋在蛋糕體上，既誘人又甜美。

工作人員提醒他該簽名了，他不動聲色，飛快提筆簽名，結束後準備進場。

「好了。」

良木祺也簽完了，重新拎起大包小包要進入場地，而當良木祺經過元崇斌身邊時，一股類似椰奶的香味飄來，夾雜了淡淡的綠草香氣，他愣了一下。

這種味道很特別，兩者看似截然不同，實際上卻頗為協調，輕盈不膩，看來良木祺這次用的材料有別以往。

而且這股香氣，竟然引起他心裡輕微的悸動，目光不經意的跟隨著前方的身影移動。

走進會場就定位，主持人致詞後介紹本次的評審群，再次說明大會的規定，除了生理需求可以上洗手間外，比賽期間場地將是關閉的狀態。

哨聲一響，牆上的電子鐘開始倒數，比賽正式開始。

所有人很快的進入狀況，能參與這個比賽的幾乎是職業選手或是師傅等級，每個人都經驗老道，雖然忙碌仍然井然有序。

元崇斌被分配到的位置剛好可以看到斜前方的良木祺，所有人都不斷來回走動，只有他安安靜靜的坐在工作桌前不知道在雕刻什麼，又或是拿著針筒注入什麼。知道沒有時間讓他分心，他收回目光，準備好高台，高台底部是用巧克力做出的仿真珊瑚礁石，他利用糖的晶瑩感，製造出海浪翻湧的壯闊，襯托浮出水面的美人魚，性感且嫵媚，加上飛揚張狂的髮絲，美麗如水晶般的眼瞳寫滿對陸地的嚮往，栩栩如生的魚尾延伸至翹臀，輕易勾勒出女體的完美弧度。

元崇斌快速的為美人魚的鱗片上了金箔和珍珠粉增加色澤層次，之後還用上色素和珍珠糖，工作量大，耗費時間頗多。

完成近八成時元崇斌抬頭望向良木祺，好奇他的進度怎麼樣了，卻見良木祺還在自己的位置上動也不動，而工作桌上多了大量的針筒。

不知道在搞什麼？

元崇斌心裡不禁叨念，雙手卻沒有停下工作，很快的，時間只剩下四十分鐘，他也從容的進入到最後階段，進度算是提前，只要再上一下巧克力噴漆以及最後裝飾，他的作品就正式完成了。

再次抬頭見到良木祺的位置上空無一人，他眉頭皺了一下，還是那四方形的水族箱，看不出有什麼進度，但評審剛好走到良木祺的工作桌旁，好奇的看了良木祺

的水族箱，卻彷彿頗感有意思的點點頭。

這下元崇斌更好奇良木祺到底做了什麼。

等到巧克力噴好了，元崇斌鬆了一口氣。

他環顧四周，參賽者們在緊要關頭根本無暇顧及其他，唯有良木祺的位置還空空的，時間只剩下二十分鐘，如果他沒記錯，良木祺離開位置至少整整二十分鐘了。低頭見到自己雙手被調色過的巧克力弄得五顏六色，他頓了一下便決定去化妝室一趟。

他不是要找人，是雙手黏膩得很，煩人。

為自己找著藉口，元崇斌才剛踏進化妝室，就被一陣濃郁的香氣襲擊，他一時之間傻住了……

這……這是費洛蒙！原來那個乳香混雜草香的味道是費洛蒙的味道？

是他的嗎？

元崇斌往味道的來源快步走去，隔間門幾乎都是打開的，只有最後一間沒關好，他推開門板，果然看到良木祺坐在馬桶蓋上不住喘氣，因為他的出現被驚嚇，滿臉的無助和慌張。

元崇斌咬了咬牙根，轉過身離開，但才走出化妝室就停了下來……

良木祺竟然是 **Omega**？那他今天的比賽怎麼辦？他這個鬼樣子怎麼回去比！

可惡！

他一咬牙，轉身回到化妝室，反手把大門給鎖了，確保不會有人闖進來，然後再次回到良木祺面前。

他沉聲問：「你的抑制劑呢？」

良木祺難受的搖頭，「我今天才、才知……所以沒有……」這個人的出現似乎催化了身體的反應，要怎麼讓他離開？

「你怎麼這麼晚才分化？」

「我、我也……不知道……」良木祺被發情的感受侵蝕難以說話，他不斷的張嘴喘息，緊握拳頭，強忍著一波又一波的生理渴求。

元崇斌知道 **Omega** 發情拖久了，對身體容易造成損傷，這也是他們短命的原因之一，眉頭不禁皺得更深，思索解決之道。

見良木祺無力的仰頭靠在後頭牆壁，白皙的臉透著紅潮，耳朵紅得彷彿要滲出鮮血般。晶瑩的眼瞳閃著迷離，身上散發的香氣正一點一點勾引人，元崇斌一陣血氣洶湧。

**Omega** 和 **Alpha** 是相互影響的，他知道自己現在的反應是費洛蒙在作祟，但他一步也不想離開，甚至……他想要他，非常非常想要他，越來越渴望……

儘管理智叫囂著不行，身體卻已經被本能所掌控，元崇斌上前將良木祺拉進懷裡，在他耳畔低聲說：「聽好，我幫你臨時標記。」

他的話像有撫慰人心的魔力，身上散發的雪松氣味讓良木祺軟軟的倒進他環抱中，乖巧的宛如小貓，依靠在主人的胸膛裡。

元崇斌撫摸他略帶滾燙的後頸，深吸一口氣便朝著管腺位置咬了下去。

「嗯……」良木祺不自覺握緊元崇斌的手臂，吃痛的皺起眉頭，可是又有一種身體的急躁被撫平的感受。

元崇斌感受良木祺在他懷裡顫抖，白嫩的後頸觸感讓他欲罷不能。

兩人的氣息在溫潤的光暈下悄悄的合而為一。

良木祺緊抓的手逐漸放鬆，順服的掛在元崇斌的臂彎上，迷離的眼神也開始聚焦起來，慢慢恢復神智。

沒多久，良木祺拍拍他，小小聲的提醒，「……我、我好了。」

像是沒聽見，元崇斌毫無反應，逼得良木祺再次拍了拍他。

元崇斌這次放開了他，只是抬起的臉滿是嚴肅，「你這樣很危險，下次記得帶抑制劑。」

良木祺也是心有餘悸，乖乖應了聲，「嗯。」

「快去完成作品，剩不到十分鐘了。」說完，他逕自轉過身到洗手台洗手，不再去看良木祺，「你放心，我不會告訴主辦單位的。」

他不想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他要的是和良木祺堂堂正正的較量。

元崇斌極力控制表情，裝作若無其事，從鏡中反射見良木祺狼狽的離開化妝間，心裡不禁鬆了一口氣，沒想下一秒良木祺又回頭，使得他心裡不禁咯噔一聲。

就見良木祺來到自己身前恭恭敬敬的九十度鞠躬。

「謝謝，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

元崇斌無言的望著飛奔離去的背影，對他最後的道歉感到不悅。

對不起什麼？有什麼好對不起的？真是莫名其妙。

這到底是什麼費洛蒙？又是乳香又是清草味的。

嘖，怪人怪味。

元崇斌悠然的走回會場，來到自己的工作桌時，還忍不住聞了聞身上殘留的餘香。時間進入最後倒數，所有參賽者都將作品端上工作桌，由評審一一審視。

以童話為主題的大賽，作品五花八門，爭奇鬥豔，當然縱觀全場，最出眾的自是元崇斌的「出海美人魚」，柔美之中帶著霸氣，無論在壯闊上或是工藝上，無一不精美，就連評審都忍不住讚嘆，反觀良木祺的作品，比所有人都小，感覺也不起眼。

等評審們評分完其他人後，最終來到良木祺的工作桌。

良木祺略微緊張，連忙把作品外圍保護層打開，作品全貌展現時，眾人一陣驚呼。他用高度透明的果凍膠造了個深海世界，利用果凍的特性以針筒將色素注入，創造出許許多多生物，錯落有致的魚群包圍著絕豔的珊瑚、飄揚的海草，仿真程度令人嘆為觀止，而主人翁美人魚飄散飛舞的長髮遮住大半張臉，露出精致的下巴，微開的紅唇、大量的珍珠淚散落在廣大的海洋，正朝著海底游去。

而果凍體外的沙灘由起司蛋糕作基底，上頭灑滿了餅乾碎，翻糖製作的王子則像是企圖穿透海洋的界限，張開的雙手被海水排除在外，無論如何都進不去，紊亂的髮絲，被汗浸濕，緊貼在後悔的臉龐上。

故事氛圍強，張力感十足，良木祺的作品一出讓人不得不佩服，小小年紀的他真的天生吃這行飯的。

評審們進入了激烈的爭辯，雖然良木祺的作品很精采，但元崇斌的也不差。

突然一位資深評審走到元崇斌的作品旁隨手掰了一小塊魚鱗放在嘴裡，然後又挖了一小角良木祺的海洋，在分別嘗過之後，把自己的結果道出。

其他的評審中，有人點頭，有人不以為然。

那資深評審漫步走到元崇斌面前問：「你覺得，甜點對你來說是什麼？」

「是工藝之極致，愉悅之禮物、寓意之幸福，以及完美的句號。」元崇斌回答得相當有自信。

資深評審點點頭，側頭問良木祺，「你呢？」

良木祺沒想到會被問這個，愣了一下才答，「就、就……吃啊！」

在場的人不禁笑了出來。

資深評審微笑，「為什麼呢？」

「為、為什麼？甜點就是做出來給人吃的啊，當然……好看也很重要。」

評審們決定先到會議室房間進行討論，統合意見，其他人則趁機觀察對手的作品。不一會結果出來了，主持人一手拿著信封，一手拿著麥克風，滿臉欣喜的來到舞台的正中央。

「各位，比賽結果出來了，這次真的很激烈，冠亞軍僅一票之差！現在我來宣佈——」

主持人接著就拆了信封套，拿出卡片，故意環顧一圈吊足大伙的胃口，最後深深吸了一口氣說：「恭喜！冠軍得主是良木祺！」

良木祺開心的上前接過獎杯和高額獎金支票，這等於拿到了代表國家出國比賽的資格，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振奮。

這時一旁一名參賽者皺起了鼻子，感到困惑，他朝良木祺張望一眼，感覺那古怪的味道是在良木祺經過時聞到的。

「恭喜。」元崇斌極有風度地對回到原地的良木祺致意。

良木祺笑了，他也覺得他的美人魚好好看哦，這個人不只人很好地幫了他，做甜點的技術也很好……要怎麼跟他認識，怎麼跟他道謝？

良木祺向來不善於交際，緊張的擦擦手汗，用眼角餘光偷瞄著元崇斌，想尋找元崇斌臉上的特徵，哪怕淺淺的疤，或是一顆痣都好，至少下次見面時就可以認出他來。

可是元崇斌臉上乾乾淨淨的，他開始有點慌，他深吸一口氣，叫自己冷靜，卻嗅聞對方的費洛蒙。

應該是雪松香，淺淺淡淡的……良木祺摸摸後腦杓，努力地想該怎麼找話題。

喔，對了！

良木祺靈光一閃，他可以先介紹自己啊，於是從口袋拿出名片，卻意外發現折到了。

慘了，這會不會很失禮？



他東翻翻西翻翻，口袋裡還真的只剩這一張，沒辦法了，他極力撫平名片，並雙手高舉遞給元崇斌，努力微笑著。

「給、給給你……」

元崇斌瞄了一眼，淡淡地說：「我知道你是誰。」

不說小傢伙在甜點界還算是小有名氣，就說他輸了那麼多次也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誰，這名片就不需要遞了吧。

良木祺一愣，紅著臉低下頭，舉到半空中的手尷尬的收回，隨即又嘴唇動了動，「我、我呢……謝……」

「少跟我說謝謝對不起之類的，我幫你不過是一時興起。」

良木祺再次愕然，腦袋一片空白，他不知所措的揉著手指，不敢看著元崇斌，他的語氣冷淡，聽起來好似不高興。

他做錯什麼了嗎？

頓時，他們之間的氣氛凝結，難以呼吸。

真是受不了！元崇斌內心翻了白眼，深深吸一口氣，「難道你就不會問我……」話還沒說完就被大會的工作人員打斷，他們召集了記者準備開始賽後訪問，得獎的作品被搬到客廳架好的高台上，供記者拍攝和一般觀眾觀賞，接著在鎂光燈不斷的閃爍下，展開一連串的訪問。

黑藍的天空下，街道的霓虹招牌逐一點亮。

艾邦知道他又輸給了良木祺心情可能不是很好，也留意到記者會時元崇斌擺了整場臭臉——雖然平時表情也沒好到哪裡去。

「沒關係啦！輸久了就會習慣。」

元崇斌已經懶得回應，他只想閉目養神。

「我直接送你回住所。」

「為什麼不回總部？」他手臂靠在額頭上，已經習慣艾邦狗嘴裡吐不出什麼好話了。

「呃……你忘了『我愛元起場』。」

原本疲憊的眸子，頓時睜開，艾邦透過後照鏡看他微微驚愕的樣子，便知道他真的忘得一乾二淨。

元崇斌此時想起跟元起場無聊的賭約，心情盪到谷底。

「好吧，先回去。」

房車一個轉彎，鐵門一開，就見家裡大門前早已聚集一大批人。

元崇斌心裡一凜，警鈴大作。

能讓保全人員喪失守門功能的，也大概只有元起場了。

該來的總是會來，他不等人替他開門便俐落下車，大步邁開朝元起場走來。

「怎麼？下班沒地方去了嗎？」

「就算再忙也要來看你履行賭約啊！」元起場痞笑，為了這一刻，他還特地叫了

所有的朋友和同事過來。

他漠然的瞄了一下在場的人，不得不說，在人緣上，他確實不如元起煬。

元起煬乘勝追擊，「我也是替你感到可惜，一票之差，如果是冠軍，我絕對遵守承諾裸奔的。」

元崇斌沉默。

眾人此時拿起手機，準備預錄元崇斌的聲音，元起煬更是將手機抵在元崇斌的嘴邊，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

元崇斌思緒動得飛快，當下有了主意。

每個人都有把柄，元起煬一向風流，可跟元起煬上床的 **Omega**，不是每一個都是自願的，他有一堆的證據。

雖然這時間點拿出來有點可惜，但就算是要認輸，也不是這個時候。

他正要開口，卻被艾邦不敢相信的聲音打斷了。

「總經理，您是冠軍了。」

所有人皆感到困惑。

元崇斌非但沒有欣喜，反而沉了臉，「怎麼一回事？」

「剛剛競賽主辦單位來電，良木祺被人舉報說是違反大會規定，查證屬實，是以取消冠軍資格，由您遞補上去。」

艾邦話一出，眾人一片嘩然。

元起煬語氣嘲諷，「哇！艾特助，你這個謊言說得不錯，想幫你的老闆脫險啊？」

「是真的。」艾邦嚴肅了起來，點開平板，找出新聞，主播的聲音響起，說今日舉行的甜點比賽結果遭到抗議，原冠軍被質疑違規，攸關後續國際比賽的資格，主辦單位嚴格追究，經查證此人是 **Omega**，沒有事先告知，因此被消取資格。元崇斌一怔，他連忙接過艾邦的平板，看著良木祺的作品，那個令人驚豔的海底美人魚被工作人員急忙從高台撤了下來。

元起煬見竟然是真的，不滿地說：「艾邦，你不會晚一點拿過來啊！」

元崇斌臉色難看，小傢伙是先簽了切結書，再發現自己是 **Omega** 的，這原就有爭議的空間，況且良木祺又是好手中的好手，照理來說不是不能通融，可是，主辦單位竟連一點點情面也不給。

此時，元起煬悄然從他身邊溜過，他毫不客氣一把抓住。

「等等。」

元起煬尷尬假笑。

「奇異筆呢？」

「哈哈哈哈哈……不巧，我沒帶。」

「沒關係，我不介意，該脫的還是可以脫。」元崇斌冷笑起來。

元起煬看了看周遭的人，忍了忍不爽，帶點求饒地說：「你不會真的那麼狠吧？」

「你說呢？」元崇斌對他笑了一笑，交代艾邦，「你留下來拍，記得傳給我，我先走。」

艾邦接到任務，故意好心說：「元先生，放心，我會幫你上馬賽克的。嗯……看

是要大一點的還是要小一點的？」

元起場恨恨地說：「脫就脫，誰怕誰！」

很快的，他脫了上衣，拿在手上甩啊甩，光是這個舉動就引起眾人的沸騰。

而相對於大門口的喧鬧，屋內安靜得可以聽見呼吸聲。

看著廚房，元崇斌沒有贏的喜悅，只想著突然喪失代表國家出賽資格的良木祺一定大受打擊，不知道他今晚該怎麼過？

Crescent